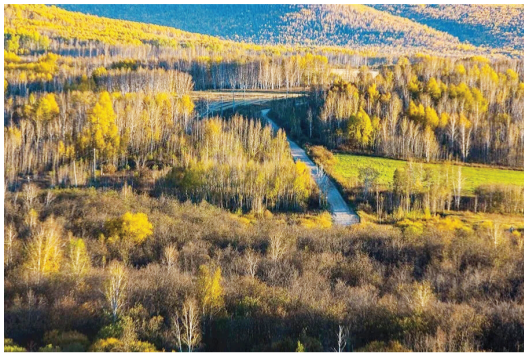


秋天，一定要去一座小城



99年前诗人叶圣陶说，“秋天来了，记忆就轻轻提示道，‘凄凄切切的秋虫又要响起来了。’”但他心如槁木，在上海听不见秋声！不是因为街上轮震石响，人声吵闹，而是阶前无绿草，窗外无蝴蝶，“井底似的庭院，铅色的水门汀地，秋虫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。”

不容留秋虫的城市，也不容留秋和心怀诗意的人。他想念苏州吴县老家，几片零落的嫩暖阳光照亮山野，置身期间，秋虫仿佛经过乐师训练，高高低低，叫叫歇歇，起伏于耳，宛如绝唱。

确乎！不同于大城市秋得淡漠无味如嚼蜡，小城之秋充满生气，有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浩荡，天空也高得仿佛可以飞翔，与凉风拥抱能感到松快，对着红叶许愿，一脚就能踩进浓浓的秋天。

去小城吧，见识秋的深、秋的浓、秋的无边无际。

额尔古纳，大兴安岭脚下的一个小城，开车只需几分钟就能出了城区。一条河却分隔了中俄，不起眼的水泥界石碑“中国1993”上，伫立着的白桦林，能让人感受到秋色的浩荡。

白桦林是额尔古纳的市树，随地遍植，三河回族乡的7000公顷的纯生白桦林，秋天一来，脸皮更是薄得很。作家迟子建说：“只要秋风多说了它几句，它就会沉下脸，抬腿就走。”

于是当第一棵白桦林变黄开始，剩下的一棵棵、一排排紧接而来，等到灰白的笔直腰杆上都挂上金黄的叶子，整片白桦林闪闪发光。

片片黄叶也毫不逊色，不是飘而是洒一样地落地，又继续跳着舞被风一卷而去，唯独摩挲出来的秋声，在额尔古纳上不绝于耳。

这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所不能拥有的秋色，风来了一阵又一阵都未能把树叶染黄，即使卷起落叶也宛如被扼住了脖子，只能在原地打个转就偃旗息鼓，没有了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旷朗。

相比大城被禁锢的秋色，小城的秋又急又冲动，不仅使人感受到秋的极致，还像倪贻德所言的“大家受了大自然的引诱，都不知不觉的为它伟大的力量所慑伏了。”

于是额尔古纳的远山、草原、湿地，高大的树，低矮的草，摇摆的水草都一一变黄、变红，并沿着河水，顺流而下，从北到南，日渐缤纷。

秋天就要感受到这种伟大，不仅是天地，人的心胸才能被冲得宽阔。

秋阳最美的地方在江西婺源源的篁岭，不是因为有多猛烈，也不是因为地有多广呈现出它的光芒万丈。而是足够的温暖，让粮食丰收，晒出幸福。

当秋阳在山岭露面，将老屋唤醒，把古树晒红的时候，就可以一层一层沿着梯云爬上去，

你会路过一户户人家，他们的屋顶上都毫不例外地如同画家的调色盘一样，五彩斑斓。

一个个圆簸箕上，有的晒红辣椒，婆婆拿着刀子切开，迸着籽儿铺满整盘；菊花黄得金，一朵朵码得齐齐整整，如同一个个小太阳挨在一起；白菊也净，映照得明亮；玉米被揭开青衣，吊坠似的一串串晾挂，茄子也散发着油亮的紫，还有玉米、稻谷、南瓜、芝麻……

在秋阳的努力下，满村满落都发散着成熟的味，有的甜，有的香，以及空气一点点辣，他们把这叫晒秋。源于篁岭在山之上，几乎没有平地，人们在采收之后便只能在屋顶的架子上晾晒。

在《秋收的一天》里，丁玲说：“种了粮食的山头，是只有大胆的画家才能创造出的杰作。”

篁岭的秋正是如此，不以豪迈的秋色取胜，也不以旖旎的秋情动人，仅以成熟让生活于此的人们感到欢喜，也让与土地相去甚远的人们感到踏实。秋天于此，发散出一些妥妥的幸福。

2300多年前诗人屈原途经湖北小城咸宁时，写下了一句：“奠桂酒兮椒浆”。咸宁，是一座秋香之城。

有别于城市里被修剪得过于规整的桂花，稀稀拉拉地这一棵那一棵，总不成气势，若是要闻香，一而再而三都很难分明香的方向。咸宁的桂花长在山野，不需要多仔细闻，只下了车，或只到了那一片山域，甜甜的味道就冲进鼻腔。当地人每年秋来都会扛着长长一条竹竿“打桂花”。

好似不用心疼地敲打着枝干，密密匝匝掉落下来的有青森森的叶子，更多还是金黄色的桂花，呼啦啦地落了好一阵桂花雨，收花的人则早已在树底下，撑开几米大的篷布等着。

人们用它来做吃食，桂花炒肉、桂花豆腐、鸡蛋桂花饼、桂花粥、桂花糖水、桂花糕，以及酿一坛可陈放的桂花酒。不得不说，咸宁人是住在桂香里的。

蒋勋说：“嗅觉像一种注定的遗憾，永远存留在记忆里。”有时到咸宁闻桂，也是为了让嗅觉的感知来得清晰，记住秋天。风声雨声虫鸣声的秋，不似夏的聒噪，细微得容易被城市的喧嚣掩埋，须要到远郊去静听。然而苏杭名声太燥，还是扬州小巧玲珑，保留着它的清秋声。

“青山隐隐水迢迢，秋尽江南草木凋。”扬州的草木凋得慢，空气来得润，声声秋意不是悲凉，而是轻盈的，微凉的。

尤数东北角落的“个园”，遍植各类竹子，从假山往下看，宛如铺了一层绵软的青毯。风雨一来，霖霖滑过屋瓦向檐口流去，滴沥而下打着青叶发出的响，是“竹露滴清响”的清零。

正如喜竹的郑板桥在园子

的“住秋阁”所赋的一对楹联，“秋从夏雨声中入，春在梅花蕊上寻”。扬州秋声，带着夏的生动而来。

于是，整座褪去了夏日燥热的扬州小城便如此静了下来，枫叶又还未红，阵阵秋雨滴落在瘦西湖里，还激荡起了阵阵涟漪，遥远不散，仿佛要送到更远的地方去，告诉人们，只是秋凉。

扬州的秋声可以独听，或坐园，或倚栏，或捧着一杯热茶，闭着眼，静静地，不是听岁月流年的悲欢，是一个人难得的清宁。

诗人王勃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写的是秋江美景，私以为这样的景致，福建的霞浦才是把它体现得最完美的地方。

浦指的是水边，或者河流入海之地，霞浦便是海的边角，彩云流连之地。虽然霞浦没有那种一览无余的海滩来得波澜壮阔、振奋人心，然而在潮水一涨一落之间，露出一个又一个的滩涂，和散落其中大大小小的岛屿，让人有一置身海上仙境之感。

秋天台风已经过去，海水也已冷静下来，无风无浪时只是一面广阔宁静的海。晴阳日子，傍晚太阳挂在海角，远远望过去，一条长长的光线映照穿水而来，潋滟波光如若黄金的碎片。其中错落着的远山、岛屿、滩涂、礁丛仿佛串在一起，浑然一体，一只鸥鸟掠过天际，不正是诗人的秋水共长天一色。

生活于此的人们通常无暇顾及，或者习以为常，低头把紫菜挂在架子上，风一吹，光一晒，一滩滩的紫菜架发出不同的光芒，摇摇晃晃是竿影，也是人影。

一天又一天，这是霞浦的秋。秋天有多少时光，霞浦就有多少光景。

不禁自问，我们有多少秋天的时光？大城的秋就像被一双大手扼住了喉咙，如叶圣陶所言的“有点口味尝尝”罢了，所剩无几，所感空虚。

秋，当是一年中最有味的季节。既是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热烈，也是“秋风起兮白云飞”的清朗；既是“何处合成愁，离人心上秋”的挂念，也是“月正圆，蟹正肥，桂花皎洁”喜贴秋膘的欢欣；既是“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”是忧愁，也是“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酣高楼”的宽阔……

它的甜美，它的酸苦，就算是带着笑，或者皱着眉头来品尝它，都胜过迷迷蒙蒙的、淡而无味的秋天百倍。

与其不清晰，不如做个热烈的秋梦。去小城之秋吧，那里橙黄橘绿，正宜释放诗意；那里欢喜忧愁，正宜释放你我滚烫却压抑许久的心情。

最后如歌里所唱：秋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。我亦想说：小城秋很好，你若尚在场。

（来源：凤凰网 作者：李微）

